

集体无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心理与外语教学

王斯妮

(惠州学院 外语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摘要: 依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集体无意识学说, 以客家文化心理为个案, 分析在无意识中内化了的、心理最底层的文化心理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从生物学的角度诠释了文化心理的构成以及存在差异的渊源, 揭示了影响外语学习外显行为的内在原因, 对外语教学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集体无意识; 客家; 文化心理; 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B849; H1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2204(2009)01-0063-04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WANG Si-n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raised by Swiss psychologist C. G. Jung, and taking Hakka cultural psychology as a case for analysis, the thesis probes into the unconscious impact of cultural psychology, which lies inside and on the deepest level of our mind,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t holds tha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biologically anno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origin of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which explores the inherent causes that affect the exterior activ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enlightens ou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 word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Hakka; cultural psycholog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 1875~1961)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 从考古学、神话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广泛深入的思考后, 提出了集体无意识, 从而对人类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艾尔金德所说:“在许多领域……荣格对于直到现在才得到普遍重视的现代人提供了多方面的洞察和顿悟。”^[1]

中国的外语教学一直侧重研究外语学习的外显行为, 较少从认知语言和语言学习的规律及其心理中寻找造成或影响这些外显行为的内在原因, 因而对学习者因学习心理导致的学习困难方面的研究不足。笔者认为,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

说从生物学的角度诠释了文化心理的构成以及存在差异的渊源, 对于民族(集体、群体)文化心理在外语教学中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下文试图以客家文化心理为个案, 探讨在无意识中内化到了心理最底层的民族(集体、群体)文化心理在外语学习中的影响, 也试图发掘出积极应对其影响的对策。

一、集体无意识学说与文化心理

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既是荣格对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发展, 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创造。荣格认为, 人的心理结构是由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统或层

次构成的,即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2](P22)

意识一般被看作是能被人们直接感知到的那些心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和内心体验。而无意识是“不处于自我控制之下的”精神世界活动。^[3]在荣格看来,构成精神世界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无意识的。因此,对人类心灵的考察,“如果不包括无意识过程,对人类心灵的探讨将是不完全的”^[4]。

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经由传承而积累下来的祖先经验的积淀,它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是超个体的、具有普遍性与集体性的心理倾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行为的各种本能和原型。^[2](P24)^[5]正如人类的生理结构带有许多祖先遗传下来的痕迹一样,人们的心理结构同样带有由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有别于动物的特别的文化遗传基因。荣格解释说:“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的相同,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6](P52)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继承或进化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6](P53)

荣格选用了“原型”作为从集体无意识过渡到具体事物的中介,力求从生物本能的演化,从生命的内在性质和固有规律中去探索集体无意识的奥秘。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指向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时,强调远古与现代在文化心理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集体无意识提供了人的思维、行为的预先的、传承的模式,由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就打上了民族的、集体的烙印。对出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而言,其民族心理文化结构是在世代相传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世世代代的祖先经验逐渐浓缩、积淀、内化而成的,它似乎是一种超个人的、非自主的结构,个体通过家庭、学校的言传身教,致使风俗习惯、礼仪和行为规范等,在逐渐的、不知不觉中把这种社会的、具体的结构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常常不被意识到的独特的文化心理。

集体无意识学说从生物学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心理的继承性(世代积淀、传承而来的)、共同性

(集体内部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民族性(有着集体的或民族的烙印)、无意识性(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对客体的反映)和较强的稳定性(积淀和变化的过程是逐渐而漫长的)。文化心理是各个集体和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因自然环境、社会经历、生活生产方式以及语言等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并作为一种心理定势长期稳定地保存下来,成为没有意识到的准备状态,支配民族主体的活动。

二、客家文化心理与英语学习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阐释了文化心理所潜藏的巨大作用,并在无意识中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包括在学习中的行为、态度乃至方式。因此,研究和了解学习者的文化心理不仅有助于调节其学习的行为(方式方法)和态度,还可在调动其学习外语的积极性的同时,增强其良性学习心态,也为教师创构顺应学生认知心理的外语学习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由于历史和生存环境的影响,生活在粤、赣、闽交界山区的客家人较保守地守护着远古的中华传统,汉民族文化心理原生态的文化遗传基因在客家文化心理积淀得很深厚,其张扬出的特性是十分突出的。为此,笔者特借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深入到客家文化心理的特征及其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中,以探讨文化心理在无意识中对外语学习所起的作用。

(一)客家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特征

客家人是在高度的挤压、流放、躲避和固守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及社会人文因素造就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以粤、赣、闽交界的山区为主要居住地,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区乃至海外的客家人,是由中原地区南迁的汉人。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众多因素致使代代客家人在经历多次不得已的迁移后,最终成为客居他乡的“客(家)人。”而为躲避战争,也由于较适宜耕作的肥沃之地已先期被其他民族或部落群体所占,致使大多数客家人处于“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境地。保持着中原农耕传统的客家人逐渐发现贫瘠的山地,耕地的缺乏无法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新一代的客家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迁移。这些历史和居住地的自

然环境以及生活习性、生产方式对形成客家人的文化心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渊源于中原文化的客家人，在相对孤立的、半封闭的自然生存环境中较持久、较强化地保存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它表现出家族乃至宗族内部较强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浓厚的家族伦理观念在有利于家庭、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年少对年长、下级对上级的盲目服从。在产生宗族内部的认同心理的同时也造就了其对外排斥异己的心理特质。此外，为敬宗睦族，也为自身掌握谋生的本领，世代客家人都保持着崇文好学的传统。

艰辛的迁移历程、白手起家的辛劳培养了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作为移民在新的立足之地的落籍，在形成客家人的自尊、自立、自强和聚合心理的同时，也形成了客家人较强的面子观念和排斥异己的心理倾向。迁徙的历史经历所造成的危机四伏的心理阴影也使他们在落户僻处山地后形成了但求维持现状、不事创新、保守中庸的心理特质。

贫瘠的山地农耕生活形成了客家人的勤奋节俭，但与外界隔绝的山地生活也阻碍了他们的视野、闭锁了他们的心胸，使他们不善于为人处世，不善于变通，人际交往被动等。

总之，特定的历史和生存环境所造就的独特的客家文化在客家民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这一切也对客家区域的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客家文化心理在英语学习中的影响

特定的历史、迁徙的经历和僻处山地的生存环境等所造就的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特质，对客家学生的英语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一方面，客家人所具有的崇文好学的传统、拼搏刻苦的精神，无疑对他们的英语学习起着积极的作用。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潜藏于学习者的精神深处推动着学习者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自动的或主动的学习中。另一方面，较强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和保守的中庸心理特质使许多客家学生潜意识地束缚于“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心理，他们不愿因个人的举动和表现突出于集体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语学习者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彰显个性的表现，因而不利于他们大胆地进行英语口语的练习和表达；浓厚的宗族观念下的下

对上的盲目服从表现到课堂上就成了学生习惯于听从和服从老师，难以适应由学习被动的接受者向课堂活动主动的参与者的转变，这种潜藏的集体无意识在制约学生课堂表现的同时也在抵触着现代英语教学所倡导的将教学的中心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换；此外，较强的面子观念，使一些学生怕出错误“丢面子”而放弃回答问题、展开对话；而内敛、腼腆和人际交往被动的心理特质，则不利于他们英语交际能力的发展。这些气质特征都在无意识中妨碍着客家学生的英语学习和学习效率，其根源在于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学说揭示出客家地区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这些行为和态度潜藏于学习者的精神深处，是在人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悄然发生的，它们在学习者的无意识状态中产生并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学习者可能对其中的一些行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他又不自觉地会在学习中做出这种行为或反应。这些集体无意识主宰并制约着学习者的行为和学习行为的决策。通常学习者对于自己英语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很少会从文化心理因素上去探究，但实际上它们对于学习者在学习态度和反应、学习方法的选择及学习行为的决策上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还会影晌外语阅读理解的认知，影响其在阅读加工中采取的心理策略，从而也深层地影响着学习的效果。

三、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Odlin 曾指出，教师应不仅注重形式和功能，还应注重学习的过程，输出的差别反映了语言和心理不稳定的结合关系。^[7]由于集体无意识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关注和了解学生的民族（集体、群体）文化心理，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中可能出现的较为普遍的问题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教师应努力了解学生的民族（集体、群体）文化心理，确立“以研究怎样学来研究怎样教”的观点，帮助学生有意识地开发个体学习的潜能，建构有利于外语学习的心理素质。其次，针对学习者所具有的不利心理因素，教师应采取措施尽量帮助学生去克服。比如，针对腼腆和内敛的客家文化心理特质，教师可首先让学生认识到“虽然或许内向型的学习者在认知和学业语言能力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ability) 的发展方面强过外向型的学习者, 但通常外向型的学习者在习得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上表现得更好, 因为活跃、主动的个性会给他们带来更多语言输入和操练的机会, 也会使他们获得更多二语学习交际的成功”^[8]。因此, 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认识内敛的客家文化心理特质可能给英语学习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鼓励他们在学习中有意识地克服和消解其所带来的影响。在此认识基础上再鼓励学生勇于克服自己的不足, 并设计难度适宜的学习任务以满足学习者的认知需要, 使其能力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对于他们怕出差错丢“面子”的心理, 教师可通过帮助他们认识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 和“工作英语”(working English) 来增强其学习的信心。Selinker 认为, 只有 5% 的语言学习者能完全获得二语语能, 其余的只能永远停留在中介语的水平。^[9] 汤富华提出在中文语境下的英语学习只能达到“工作英语”的水平, 其与完美的母语相差甚远, 带有明显的“语言公差”, 但仍可交流, 因此在外语的学习和输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错或问题。^[10] 对“中介语”和“工作英语”的认识能帮助学生从心理上对外语学习的效果有客观的期待, 并意识到犯错误是语言学习的必然过程, 使他们对自己或同学所犯的错误能宽容和释怀, 如此便能放下“面子”大胆地参加各种英语的输出和操练了。在课堂活动的设计上, 为顾及学生腼腆、爱“面子”的心理特质, 教师可选择一些较容易、挑战性较少的话题, 并给予学生一些时间思考、讨论, 使他们在有一定的把握后能积极、主动地操练和表达。他们一旦从自己的表现中获得快乐和收获, 就会乐意抓住机会做更多的操练。

教师在帮助学生克服潜藏的不利外语学习的文化心理因素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诱发学习者的主动“有意识”。学习者有意识的努力才能产生有效的作用。教师通过启发学习者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 学习者才能在外语习得中调节和

改变其已形成的心理惯性, 从而培养良性地学习心态, 调控对外语学习的认知行为。虽然集体无意识主宰并制约着学习者的行为和学习行为的决策, 但学习者也可以在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有意识的调控, 使之朝更良性、更有利的方向运作, 完成另一个由自觉向不自觉的发展。

四、结语

集体无意识学说揭示的文化心理所潜藏的巨大作用, 再次提醒教师外语教学中不但要研究语言的规律, 更应以宏观思想去研究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及其心理; 外语教学也不仅是语言的教与学, 还应从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引导和帮助学习者努力以知己知彼的态度进行跨语际和跨文化的学习。只有在“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才能把学习者的主动性调动起来, 外语学习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 [1] Elkind D. Freud, Jung and the Collected Unconscious [N]. The New York Times, 1970-10-04(102).
- [2] 戴桂斌. 荣格集体无意识述评 [J]. 湖北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 1999, (3).
- [3] 杨韶刚. 精神追求: 神秘的荣格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22.
- [4] 荣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36.
- [5] 申荷永.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6.
- [6]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7]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1.
- [8] 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23
- [9]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 (10): 209-231.
- [10] 汤富华. 关于“工作英语”及“语言公差”概念的假说 [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 15(4): 19-21.